

超级疯狂
CHAOJI FENGKANG
著

我知道 你昨晚干了什么

I Know What You Did In That Night

蛇被拿住了七寸，
想要活命，除了顺从，别无选择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

我知道 你那晚干了什么

I Know What You Did In That Night

蛇被拿住了七寸，

想要活命，除了顺从，别无选择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知道你那晚干了什么 / 超级疯狂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 7

ISBN 978-7-5133-0507-5

I. ①我… II. ①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9641号

我知道你那晚干了什么

超级疯狂 著

责任编辑: 东 洋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第七印象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32

印 张: 10.5

字 数: 26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7月第一版 2012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507-5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第一章	车祸	/001
第二章	玫瑰花瓣	/021
第三章	勒索电话	/044
第四章	变声器	/068
第五章	拾荒者	/088
第六章	飞车党	/112
第七章	一夜情	/134
第八章	婴儿	/155
第九章	秘密的男人	/183
第十章	婚礼变奏	/210
第十一章	螺丝刀杀手	/234
第十二章	陷阱	/255
第十三章	地狱之路	/278
第十四章	花畦	/300



〔第一章〕



1

贝城的十二月，大概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时候了，一个字：冷。凛冽的北风呼呼地刮个不停，就像一群狂性大发的野兽，逮着人就扑上去一通乱咬。因此晚上九点多，外面已经几乎没有几个行人了，空荡荡的街头只剩下路灯在寂寞地闪烁，还有一些饥饿的流浪猫狗，在垃圾堆里搜寻着一点可怜的残羹冷炙。它们应该也在盼望着这讨厌的冬天快点过去吧！

高兴驾驶着蓝色的捷达出租车从街头碾过，橘黄色的路灯透过玻璃窗，在他的脸上投下一道又一道阴郁的影子。车上没有乘客，只有一束花，那是一束鲜艳的玫瑰，整整99朵，密密匝匝地裹在包装纸里，俨然整装待嫁的少女。可是每当高兴的目光落在上面的时候，瞳孔都会情不自禁地收缩，好像那血一样浓稠的颜色，勾起了他内心深处什么不愉快的回忆。

街道两旁的商铺基本都打烊了，紧闭的铁门就像一张张沉默的嘴。蓝色出租车娴熟地穿过一条条冷清的街巷，最后在一个小区门口停了下来。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个由白色大理石砌成的椭圆形拱门，拱门上方雕刻着三个熠熠生辉的楷体字：金凤苑。

就是这里了。

高兴抬起手腕看了看表，时间是9点55分，一股紧张的情绪从心底

蔓延了上来。

“晚上十点，金凤苑小区B座三单元506室。”

他的脑海里再次响起了这句话。那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，僵硬而机械，似乎他的喉咙里灌满了钢屑。

尽管开着空调，可高兴还是感到森然的寒意，这寒意并不是从窗户的缝隙渗进来，而是打心底冒出的。男人的声音就像一根隐形的的手指，不断拨弄着他身体里最为脆弱的那根神经。

高兴觉得有一双犀利的眼睛，正藏在夜幕里的某个地方紧紧盯着他。

没有退路了。高兴硬着头皮重新发动引擎，准备进入小区，却发现一排锃亮的不锈钢伸缩门横亘在门口。他用力摁了摁喇叭，提醒值班保安放行，但没有什么反应，拧头看去，只见保安室里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个人影。

莫非是溜到后面睡觉去了？现在的人真是没有职业道德，最近新闻里报道了好几起发生在夜间的盗窃事故，都是由于保安偷懒脱岗造成的，居然还是没有引起警惕。

高兴打量了一下，发现伸缩门右侧有一条狭窄的人行通道，铁门虚掩着，没有上锁，于是他将车子泊在路边，拿起那束玫瑰下了车。

刚一下车，刺骨的寒风就劈头盖脑地卷了进来，冻得他缩起了脖子。他连忙拉起棉衣的帽子，一溜小跑地奔进了小区。

作为一个海滨旅游城市，贝城的黄金季节是夏天，而对于金凤苑小区来说同样如此。小区依山傍海的地势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在此置屋度假，可是天一凉，他们就像敏感的候鸟一样匆匆离开，留下了空荡荡的房子忍受着风雨的侵蚀。有的业主担心房子潮湿发霉，便委托物业代租出去，毕竟有人住房子才会有人气。不过即使这样入住率还是很低，所以一到晚上这里特别荒凉，一排排崭新的建筑在月光下闪着冰冷的光，仿佛一座肃穆空寂的现代墓群。

在铺天盖地的夜色里，高兴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踽踽而行的幽灵。

是的，他的心情就跟上坟一样沉重，好像怀里抱的不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玫瑰，而是透着死亡气息的骨灰盒。

好几次他都想丢掉手里的东西掉头回去，可总是被脑海里的一个阴恻恻的声音所喝止。

“你有权力拒绝，但是你要考虑后果。”

他可以拒绝吗？不可以。否则等待他的将是毁灭性的可怕后果，他的人生将会陷入万劫不复。

因此他除了服从那个男人的命令，别无选择……

2

半个月前的那个漆黑寒冷的深夜，高兴就像今天一样，驾驶着出租车从街头碾过，他的脸色也跟今天一样阴郁。

作为一个夜班出租车司机，高兴早已经适应了这种黑白颠倒的生活。不过这一晚他并不是在揽客，而是在寻人。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，他的妻子缪薇失踪了。

今天是缪薇的生日，高兴原本打算好好陪陪她的。他们先是在饭店搓了一顿，接着又去看了场电影，如果就此打住，那么这个生日过得还算圆满，不料缪薇又提出了逛街。高兴很久没有看到她那么兴高采烈的样子了，难得的和谐气氛一时令他精神麻痹，痛快地答应了。就是这样，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……

“真漂亮啊。”在经过商店街上的一间时装店的时候，缪薇停住了脚步，艳羡地向里面张望着。明亮的橱窗里，裹着华丽衣饰的塑料模特像是有了生命一般，向每个路人递送着迷人的秋波。

高兴一看到缪薇的眼神，就知道麻烦来了。

商店街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，耸立着很多奢侈品牌专卖店。高兴几乎每天都会开车从这里经过，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进去看一看。那里是有钱人的销金窟，跟他的世界不一样。然而缪薇并不这么想。

“小薇，逛了这么久，累了吧，咱们去那边坐一会儿。”高兴心虚地拽了她一把，指了指马路对面的星巴克。那里的消费也不便宜，一杯咖啡20多块，不过还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。

但是晚了……

“别拉我，看看又不会死。”缪薇把吃剩的爆米花往他手里一塞，梗着脖子上了台阶。

还能怎么办呢？高兴只好跟了进去。专卖店的石阶是用整块云石砌成的，乳白的石质光滑得就像少女的脸。高兴落脚的时候心里充满了亵渎的罪恶感。

推门进去，里面的装修更加令人眼花缭乱，似乎走进了一座水晶宫殿，而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则陈列得像是不食烟火的艺术品，一看就知道贵得要命。高兴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里捏了捏钱包，刚刚攒了一点钱，买礼物吃饭看电影已经花掉了一些，现在它就像一只饥饿的小动物那样奄奄一息地躺着，再也经不起折腾了。

但愿她只是看看，高兴暗暗祈祷，一失神撞到了人，他连忙道歉：“对不起、对不起！”

“你眼瞎了吗？那是模特！”缪薇回头恶狠狠地剐了他一眼，“跟你出门真是丢人。”

高兴委屈地挠了挠头。这能怪他吗！那些导购小姐个个顶着一张妆容精致的脸，嘴角拉起的弧度整齐划一，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不说话的情况下跟冷冰冰的塑料模特没什么两样。

还是步行街的那些小店好啊，小妹的热情就像歌里唱的那样——冬天里的一把火，那才应该是做“上帝”的感觉吧。这里顾客虽不多，却没有一个人上来招呼他们。美丽高贵的导购小姐们仿佛集体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症。

在一面镜子前，高兴终于找到了答案：皱巴巴的山寨羽绒服，退了色的地摊牛仔裤，他的打扮跟这里的环境相比，极具时空错乱的喜感。缪薇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高兴窘迫地用胳膊肘碰了碰缪薇。

“走什么走，我还没逛完呢。”缪薇再次扔给他一个后脑勺，顺手捞起一件墨绿色的羊绒大衣大声说，“小姐，请问试衣间在哪里？”

一个导购小姐懒洋洋地走了过来，目光穿过长长的睫毛，扫描仪似的将她从上到下过滤了一遍，之后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跟我来。”

当她将衣服取下来时，高兴使劲看了看衣领上垂下的标签。天哪，798块……那得拉多少活儿啊。他有一种破门而出的冲动，但还是极力忍住了。

两分钟后，缪薇穿着那件价格不菲的大衣走了出来。

“老公，怎么样？”她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眉飞色舞地问。

“好看。”高兴勉强挤出一个笑脸。

“我也这么觉得。”缪薇没有察觉他的异样。

“不过……似乎有点瘦。”高兴又说。其实瘦的不是衣服，而是钱包。

缪薇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旁边的导购小姐就阴阳怪气地接了话茬：“瘦的话，可以试试大一号的。”

高兴怔了怔，硬着头皮又说：“绿色也有点老气。”

“这样啊，不过没关系，还有多种颜色可供选择，西瓜红怎么样，今年很流行。”又是可恶的导购小姐。她似乎是高兴肚子里的蛔虫，知道他想说什么，所以早就准备了台词候着他。

高兴噎住。不用看镜子，他也知道自己的脸色很难看。

“不用试了，就这件。”缪薇赌气似的瞪了他一眼。

好吧，大不了吃上一个月方便面。高兴悲壮地咬了咬牙。

“谢谢，7980元，用现金还是信用卡？”导购小姐麻利地递上账单。她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。

“什么，不是798元吗？”高兴愕然。

“您不是开玩笑吧！”导购小姐斜睨着他反问。

高兴弯下腰，将眼睛贴到标签上再看……原来不小心漏掉了一个零。他的额上顿时滑下几条黑线。

“先生？”导购小姐抬高了声音，漆黑的瞳孔就像锥子似的，犀利地戳进高兴的心脏。

“对、对不起，我今天带的钱不够……”高兴结结巴巴地说。

“你不是带了信用卡吗？”缪薇不悦地问。

“带是带了，可是……”高兴的声音越来越低，“这个月的透支额度已经达到上限了……”

缪薇从他手里夺过外套，掏出自己的钱包，又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信用卡，拍在柜台上没好气地说：“用我的。”

“好的，请稍等。”导购小姐低头操作了一会儿，然后扬起了一边眉毛，“小姐，这张信用卡的透支额度也达到上限了。”

缪薇阴沉沉地站着，脸色就跟那件羊绒大衣一样墨绿。几秒钟后，她如梦初醒了似的，粗鲁地扒下身上的大衣甩在柜台上，然后抓起自己的外套，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。

等高兴手忙脚乱地追出去时，她已经不见了。

家也不回，打电话也不接。

3

高兴和缪薇可以说是青梅竹马。一起上学，一起进城打工。刚开始拿到薪水的时候，两个人跑到露天的小摊子上吃碗拉面都兴高采烈。租住的房子阴暗潮湿，抱紧了似乎也不觉得冷。然而人的幸福点是会随着阅历的增加而不断攀升的，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年的缪薇，就像一块饥渴的海绵，疯狂汲取着新鲜养料的同时，也慢慢丢掉了原来一些宝贵的东西——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纯真年代，只是在现实的浸淫中逐渐迷失了自己。

缪薇变得越来越虚荣，而虚荣是需要金钱来满足的。作为出租车司机的高兴很明显达不到她的期望值。

一年前缪薇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，说现在股市行情看涨，于是

不听高兴的劝告，将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四万块钱全部投了进去，结果一进去就赶上股市调整，短短几天就损失了百分之十。割了肉重新建仓，还是一败涂地。如此折腾几番，那点钱很快就见底了。

股市淘金梦破碎后，缪薇另辟蹊径，逼着高兴去办了银行信用卡，用透支的办法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之后两个人赚的那点薪水，一到手就得去银行还债，成了彻头彻尾的卡奴。

这样的生活两个人过得都很累，于是争吵便成了家常便饭。不过像今天这种情况倒是第一次。这是个危险的信号，说明他们风雨飘摇的关系再次恶化了。

这一晚似乎比任何一晚都冷。

已经十二点了，缪薇依然杳无音讯。焦躁就像氢气球一样在高兴的体内膨胀。

现在社会治安不好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……

经过僻静的杏林街的时候，他再次掏出手机，抱着侥幸心理拨打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！一个该死的胖子突然从旁边的巷子里蹿了出来，伸长胳膊横在了马路中央，看样子是想搭车。胖子的出现毫无征兆，完全给了高兴一个措手不及。当他反应过来去踩煞车时已经晚了，一声闷响之后，胖子跟弹珠似的反弹出去，滚落在不远处的马路牙子上。他先是条件反射似的挣扎了两下，笨拙地撑起胳膊企图坐起来，然而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，肥胖的身躯再次轰然倒地，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

高兴张着嘴，整个人像是被一道突如其来的闪电劈中了似的，彻底蒙了！她半晌才反应过来，哆哆嗦嗦地下了车。结实的柏油路此刻变得绵软无力，她每迈一步都像踩在云彩里。

“喂，你还好吧？”他挪过去，弯下腰试探地问。

胖子没有回答。他僵直地躺着，头朝下，四肢摊开，大片比夜色更黑更浓的液体从他的身下涌出，淹没了附近的地面。也不知道是哪里受了伤，不过由流血的状态判断，伤势应该不轻。高兴伸手捂住了嘴巴……

你在夜里乘过船吗？

月黑风高，巨浪滔天，四周死一般寂静，除了风声和水声交织在一起的呼号，就是湍急的心跳。在这单调而沉重的声音里，黑暗就像坚硬的墙壁，由四面八方倾轧了过来。那股无形的压力堵得人透不过气，又无处可逃。

头晕，胸闷，胃的蠕动加快……凡此种种，正发生在高兴的身上。这座城市就像漂浮在汪洋大海上的一艘船，经过一场飓风的袭击，桨断了，桅折了，正沿着暗沉沉的水平线缓慢地倾斜和下沉，而高兴便是这座沉船上绝望的乘客。

二十七岁的高兴已经有几年开出租车的经验了，猫撞过狗撞过树也撞过，但人还是头一次。那种与人类肉体撞击时所发出的沉闷声响真是惊心动魄。

他死了吗？

高兴恐惧地望着那个胖子，缺氧的大脑里只有这四个字在垂死挣扎。

他太清楚这种事情对于一个出租车司机意味着什么了——等待他的将是失业、罚款、坐牢、前途尽毁……没了前途，还谈什么给缪薇幸福。一想到缪薇，他马上从迷乱的状态里清醒过来。

“快逃！”一个冷酷的声音对他说。

他回过神来，像只机警的豹子似的观察了一下环境，庆幸的是四周没有半个人影，目击这一幕的只有那些半明半寐的霓虹灯，它们就跟搔首弄姿的流莺似的，正在寒风里瑟瑟发抖。

高兴迅速转身上车，踩下油门，只听“轰”的一声，出租车像脱了缰的野马似的蹿了出去，将那个胖子远远地抛在了身后……

他没有注意，旁边那条巷子里也躺着一个人，那个人也像胖子似的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他的太阳穴上多了一个小巧的洞，就像一只被戳破了的桃子，迫不及待地淌出饱满的汁液。

后来高兴才知道，那天晚上还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：一名男子被人从

后面用利器袭击致命。据说这是螺丝刀杀手制造的又一起令人发指的血案。

近两年来，贝城出现了一个疯狂的杀手，专门在夜里袭击单身路人。凶器是一把螺丝刀，每次都是戳穿受害者的太阳穴致死。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，侦破经年始终无果。据说侦察的难度在于凶手进行的是“无差别杀人”，即事先无计划、跟被害人没有仇怨，作案完全是临时起意、想杀谁就杀谁，所以毫无规律可循，令人防不胜防。而且凶手选择的凶器也是人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使用工具，更是加大了侦破的难度——螺丝刀嘛，谁家里没有几把？

这名男子已是第六个受害者了，而案发现场就在杏林街旁的临江巷。

那个胖子便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，他惊呆了，慌里慌张地冲上了马路，结果撞了车。好在他没死，被人发现后报了警，听说伤势很严重，一直躺在ICU病房里抢救。

从新闻里得知了这个消息后，高兴悬着的心终于落地。根据当晚的情况分析，被尸体吓得魂飞魄散的胖子，即使抢救过来也未必记得他的车牌号码。更加庆幸的是，那条街没有“天网”。

高兴以为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，可是怎么都没有料到，还有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他。

4

半个月后的12月10日，也就是今天，上午九点多，当高兴还躺在被窝里做春秋大梦时，一阵急促的铃声将他唤醒。他从枕头下面翻出手机，迷迷糊糊地看，屏幕上显示的是一组陌生的手机号码。

高兴怔了怔，不太情愿地摁下了接听键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对方便突兀地扔过来一句没头没脑的话：“嘿，我知道你那天晚上干了什么。”

那个声音阴阳怪气，像是峡谷里的风，经过百转千回之后严重失真。高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傻傻地问了一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”对方提高了声音，放慢了节奏，一字一顿地又强调了一遍，“我知道你那天晚上干了什么。”

高兴终于听清了，是一个男人，不过声音仿佛经过了处理，给人的感觉十分诡异。他先是愣了几秒钟，然后像被冷水泼中了一般，猛地从被窝里坐了起来。

哪天晚上？是车祸那天晚上吗？天哪，难道有人目击了车祸现场，记下了他的车牌号码，从而顺藤摸瓜地找上门来？他打了个寒战。

“你是谁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他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，故作镇静地说。

男人呵呵笑了：“是吗？记性看来很差哦……好吧，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那么就等着看新闻吧，也许它会让你想起一些什么的，再见！”

“等一下！”高兴下意识地喊了一声。

“嗯？”

“你是谁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”

“一个目击了你的秘密的人。不过你别紧张，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……我只是想请你帮个忙。一个很小的忙。”男人的回答十分绅士。

“什么忙？”高兴问。他马上意识到这样说等于是屈服了男人的要挟，心里有一丝丝的后悔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“送一束花给一个女人。”

“花？”

“是的，一束花，仅此而已……作为替你继续保守秘密的交换条件，这一点也不过分，对吧？”

的确，这个要求出乎意料之外。高兴本以为男人费尽心机地找到他，是想利用这个秘密勒索钱财。而他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没钱，否则缪薇也不会跟他吵架。没想到他的要求竟然这么简单，真是太奇怪了！

“什么花？”他好奇地问。

“99朵玫瑰。”男人慢条斯理地说，“你知道金凤苑小区吧，今天晚上十点整，你把玫瑰送到金凤苑小区B座三单元506室。”

“如果我说不呢？”高兴试探地问。

男人顿了顿，声音像是从幽深的古井里冒出的气泡，发出阴森的回响：“你有权力拒绝，但是你要考虑后果。”

高兴可以拒绝吗？不可以。他看过太多的警匪片，把柄抓在别人手里就像蛇被拿住了七寸，想要活命只能答应对方的任何条件。被勒索的人就像那条蛇一样，除了顺从之外别无选择。

好在只是一束花。

“好吧，我去。但是作为交换条件……”高兴低声哀求，“事后请你继续保守我的秘密。”

“成交。”男人大笑，接着又用冷峻的语气说，“我再重复一遍，时间是今晚十点，地址是金凤苑小区B座三单元506室。记住，进了小区西转，B座，别搞错了。还有我警告你，最好别耍什么花样，我会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你的。”

这个神秘男人是谁？跟这个地址的女人是什么关系？高兴无从得知，但他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事情似乎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简单。送花是一种友善的行为，有什么理由非要请一个陌生人代劳呢？就算他想要给某个女人一个惊喜，也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完成，鲜花速递这种方式不是更为快捷方便吗？为什么非要选中我呢？

高兴百思不得其解，但除了完成任务，别无选择。除非他想让秘密曝光于天下，除非他想在自己的手腕上加上一副冰冷的手铐。除非，他想跟缪薇分手。

缪薇已经跟他分居一段时间了。就在发生车祸的那天晚上，当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时，就发现缪薇的东西都不见了，卫生间的镜子上用唇膏血淋淋地涂着几个大字——我决定搬去单位宿舍了。之后任凭高兴怎么恳求，她都不肯回来。她说她需要静一静，重新审视一下他们

的感情与婚姻。没错，她用了“审视”这个词，多么可怕的字眼！

这个节骨眼上，可千万不能节外生枝了！

5

巨大的气流在高楼之间穿梭，发出惊心动魄的尖啸。这些从海上刮来的风更加阴冷，落在皮肤上就像刀割，就连玫瑰也被吹得七零八落。

在所有花瓣掉光之前，高兴总算找到了目标。那栋大楼跟周围的建筑一样，笼罩在漫无边际的苍凉中。为数不多的几个亮着灯的窗户，就像散落在半空的烟花。高兴找到三单元的楼洞，快步奔了进去。楼梯里有感应灯，温暖的光线驱散了几分寒冷。

在506室门口，高兴伸出手指，摁响了门铃。

伴随着一串欢快的脚步声，房门被“呼”的一下拉开了。门上有猫眼。但是从开门的速度来看，对方并没有事先通过它对访客的身份进行窥探。

“亲爱的，你终于来了！”一个年轻女孩随着敞开的房门滚进高兴怀里。她像是刚刚洗完澡，身上只裹了一条白色的棉质睡袍，圆润的乳房和纤长的双腿在睡袍的缝隙里若隐若现，简直令人血脉贲张。

很明显，高兴并不是她所等待的那个“亲爱的”。他连忙后退了几步，说：“小姐，你认错人了！”

女孩的视线落在他的脸上时，笑容蓦然僵住，流露出吃惊和失望互相交织的复杂表情。她迅速地弹开，双手紧紧拉住衣襟，斥问：“你，你是谁？”

“别别别怕，我不是坏人……”高兴连忙解释，“是这样的，有人叫我把这束玫瑰送给你……”

“他为什么自己不来？”女孩疑惑地打量着他。

“可能有事，忙吧。”

女孩有些失落地“噢”了一声，伸手接住了花束。

高兴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。原来真的这么简单，那个男人没有骗我。他轻松地转过身，准备离去，就在此时突然听见背后响起一声凄厉的尖叫……

“啊！”

高兴吃惊地回头，只见那束玫瑰已经被女孩扔在了地上！她恐惧地盯着它们，漂亮的脸就像水里的倒影被捣碎了一样，颤抖着扭作一团。接着，仿佛是被一颗子弹射中了似的，倒退着倒了下去。

“小姐，你怎么了？”高兴瞠目结舌地问。

回答他的是一阵声嘶力竭的咳嗽。

“药、快给我药……”女孩倒在地板上一边抽搐，一边发出虚弱的哀求。不到一分钟的工夫，她的样子已经跟刚刚开门时的美丽性感判若两人。湿漉漉的长发茅草似的纠缠在一起，睡袍也被揉搓得像一条皱巴巴的抹布。

“什么药？”高兴被吓得呆住了。

“哮喘……药……”

高兴陡然反应过来，原来她是哮喘病发作。

他第一个下意识的举动就是离开。可是女孩的一只手紧攥着他的裤角不放，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一般，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来自于她身体里的恐惧和绝望。

“救救我……”

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，她可能会死的……高兴看着她青白的脸，思绪一片混乱，就像回到了车祸发生的那晚。妈的，怎么倒霉的事情总是缠着我？

说起那场车祸，虽然他逃脱了法律的制裁，但心里并不好受。诚然肇事逃逸是迫不得已，可胖子毕竟是无辜的……现在同样的选择题摆在他的面前，救还是不救？

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弯下腰扶住了女孩。他不想再经受一次良心的